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
 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
 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
 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
 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
 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
 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
 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宥官加等冬十
 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
 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
 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

改元下脫建興二字以後永
 安元年例之則閏月上脫
 建興元年或尚有他文未
 可知也 準之皓傳改元
 下無脫閏月上則有脫文
 也

北宋本不
 自御覽同
 權字為妃
 字位字後
 御覽

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 實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

少章云恪之改元若果以明年不為也記于建康當作改明年元為孫權黃龍二年會稽言孫權改明年元孫權建衛三年西元元年又孫權建衛三年西元元年鳳皇集改明年元是也

弗于斗牛

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眾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誕別將蔣班所

二字後毛本添

敗于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三

二

太廟至是始作

留下有脫文

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
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
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武衛將軍
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
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緄
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
緄緄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
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
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

當作召還據等下更有據等字

孫堅父名鐘見宋書然北宗諸本皆權字

北宗本元

以緄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
覺緄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
蜀三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
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
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緄所表奏多見難問
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
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
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
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
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
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

書可恰對畫諾

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
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
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
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
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餕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
投餕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餕器入問曰此器既蓋
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
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
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
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
遇燥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
也

此時已有
甘蔗餕而
言唐時始
自蜀僧作
之何其誤
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
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覲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
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
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
至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
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
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
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
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
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字段宗
本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
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

李云又合漢儒伯陰之

少章云舟燕疑謝
送謝慈見孫奮傳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孫休字子烈也

郡伐官材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
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
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
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
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
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
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緄使宗正孫
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
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
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
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

宮字後宗

于字後宗

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佳
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群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
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
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
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
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
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
將軍緄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
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據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
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
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三

五

果指孫緄
傳當作據

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于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懼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楊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

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毋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毋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已丑封孫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李云食母之賢資父之

汎小字本

餘字

小字本上

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
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冀也有
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緄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
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
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
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
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
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
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

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
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逆謀陰
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
緄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爲中軍督
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
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
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
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
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
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
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

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買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不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小字本不之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鵠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楊戴顓迎亮喪葬之賴鄉

建安始置郡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脩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

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
 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
 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
 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遼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
 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
 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
 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靈為太

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
 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

毛本無大
 赦二字小
 字本有

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譬字伯明者也孤嘗晒
 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
 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澳
 之灣字酋酋音如迄今之迄今次子名靈靈音如兕觥之觥
 字彙彙音如玄磻首之磻次子名輯輯音如草莽之莽字
 昱昱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
 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
 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
 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
 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希民
 是以政成而民鷄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
 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

酋字韻字
 從宗本
 彙北宗本
 彙廣韻
 彙在光
 韻玄字內

正字聽字
 休字從宗
 本

前條垂嗤駮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于是乎徵矣

齊梁以下八主都類此蓋又未知所以學之要也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

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正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猪

臣松之按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沈約宋書作蔡戰似是人氏名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志三

乎字小字今為

又從小字

論漢卿

正務北宋本王務通鑑二作王御覽同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里，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

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

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靈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靈以託之。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

不知注家何所取而濫載於此後以小字李閻作闕

小字奔

湖小字奔

公王毛本
作王公

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
 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
 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
 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
 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
 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
 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
 萬或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
 壽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
 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
 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

取太后而興布不爭
其死宜矣

二十二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
 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
 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
 休太子暉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
 后滕氏

皓又甚於
明立宗所
以速亡也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
 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
 皓既得志羸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
 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與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
 為高密侯

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

四百七十七其志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爲
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
害以申喻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
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
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
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
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垂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
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
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
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
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

情一作書

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
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
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
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絲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
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况重之於後乎是
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
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
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
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
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
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
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

三字長字
本

千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

字子上丹楊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魯時父亮

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障其座出為

豫章太守 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

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

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

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儂問曰來時吳王何

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

之百寮畢會使儂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

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

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

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

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

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

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臣松之以為人八尺之

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

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

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

小字本陟

安得猶名亮可疑

御覽作亮景皇二字是御覽

察小字本僚下同

西主後冊府北宋本主

驍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
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
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羨中國
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
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
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
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
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
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
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

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
拜大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
之木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
美磨鏑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
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
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
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
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
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
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

零小字
本條

儼有子曰
翰

後御覽補
四字

小字本屬

小字本儼

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謀以觀其
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
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
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六

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

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
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
謙自殺

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
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
山岡連者以厭之旣聞但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也使數百
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上字反宗
本

以厭前氣

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楊爲吳興郡

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
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
常數也今吳郡楊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
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旣宜立郡以鎮山
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
吳興郡治烏程

小字本無
也字

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
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

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
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
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
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因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
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昺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
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瑒

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
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
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
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
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
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
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
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
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北宗本

固事詳虞
翻傳注中
文覽下

白後小字

以意乙之

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瑁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瑁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晃糧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捷為人晃捷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

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瑁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為瑁等屈瑁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晃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巖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

當後習氏華陽國志
欲見蜀主之多耳

兵字疑衍

辱從小
字本

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竒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菴，冬節將至，時菴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菴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

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恐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

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尺，定又使諸將

監小字奉

吳令孟宗

計字以意 改宗同

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兎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 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諸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

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壽以導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蹠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
 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
 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
 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
 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
 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
 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
 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

胡三省通鑑注云音
 志都陽郡三歷陽縣
 有歷陵縣陽一作陵
 今饒州圖經載都陽
 歷陵縣有石印山

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

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
 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老
 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
 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

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
 書石作二十字遂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

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
 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三

三

裴魁

北宗本五
 通鑑注
 七字

字本五
 為字小
 字本有
 通從小
 字本

周必大泛舟錄云國山俗呼董山謂董朝也碑詳載所遺官姓名而無周處史誤

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倣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倣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倣不良上表云若用倣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倣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倣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

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

何典

五字反字
三字本三

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
 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綠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
 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
 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
 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
 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
 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
 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
 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
 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
 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
 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操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
 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
 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
 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
 刑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此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
 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
 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
 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
 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
 曲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

近字咸字
漢法覽
字字字

晉兵破吳
專取中路
西路獨不
向廣陵

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
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
相迤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
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荅峻
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濟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
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
瑩等所在戰克

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
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
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
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

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
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
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
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
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
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
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
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
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
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
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地乎悌
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繇以慘虐內興宮室
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
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
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
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
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
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
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于外利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
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
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
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
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率衆三

小字本

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
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
有戒備各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
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
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
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
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
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
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
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
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
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先天下存

宋王權還師保江而金志
卒敗退瑩計不為非但
孫皓已在必亡故張悌
勉一戰耳

陳生少章字
且夫二字疑
作巨先

孔明一顧使人自薦

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馬亮請誅國忠於

于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相以北宋本請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佺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佺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三

三六

四

吳志三

三

五百十七

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皆戰耳兵之皆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嘆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竒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勅遂令百

復不守字本不須

小字本勃

姓又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木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甚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

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由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燭燭外射諸

三公指三國之君

李云乾為君離者南面尊象也艮山嶽公侯之象於易也占建侯此明君降為臣位矣同人者主天下同也願者養也示為晉并吞而得寄食偷生之意蓋之示賤亦顯矣

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鈕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面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善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顛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三

三八

五百付明刊

吳以小子
本古吳音
通用庚信
作吳明徹
墓誌用
事以對吳
漢以古書
不可輕改
之證也

而從小
字本

皆字及脚
覽補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
愛宿恩任用與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好善學何
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
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
日以異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
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
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
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
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
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

宋本作則
天殛之字
本有

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
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
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
以謝寃魂濟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
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
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諧猶然矧譖
虐乎且神旂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
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者辨
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
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
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
伯世威稜則夷弄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枋蒸

僭字後
宋本

頗無高論

禮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
 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
 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
 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擧遺
 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
 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而威德翕赫賓
 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
 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
 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閣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
 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
 帝以竒蹤襲於逸軌敵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

帥字後宗
奉小字
奉師

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
 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
 士希光而影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
 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
 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竒偉則虞翻陸績張
 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
 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

凌統小字

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字
 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
 收迹遠道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未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劔
 財匱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
 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鏃望颺而奮庶
 尹蓋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
 介行人撫超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

竟与竟同
漢一作陰
小字平陰

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諱
 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
 之使奉与黎斐解圍秦
 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
 拜左將軍黎与離音相
 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余謂
 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
 信但此斐字恐收字之謬
 鍾離收為武陵太守以
 少衆討五谿事在蜀并
 於魏之後作收為得也

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豸南荒衝軻息
 莽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
 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
 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
 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
 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
 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
 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
 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
 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

李云劉翁飾智權却丹
誠橫誰欺

文選注云諸葛瑾事未
詳

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
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
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
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劉翁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
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
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
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于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
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
已以納謨士之策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文類其民
怨其俗陋
吳桓
有去字
本同

祖古粗字

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
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
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
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
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
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
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
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
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

祖脩小字
本作粗精

李云如此則先主東征
何不托之於險乎據蓋
書生之論 婦命面
縛即梁益之舟師也

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
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轍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
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
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
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
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
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會耳逮步闡之亂
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
雷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
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

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關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
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
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
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
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
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
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
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
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
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嶮易守也勁利之器

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丙申四月十二日校

夢禎

初六日閱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

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

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

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

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

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

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

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

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

氏疑作民

宋作民

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勦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 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躡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

八字從宋本

飲字以音改北宋本

宋本無字

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備字從冊府小字本循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懼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

數方從字本

丹徒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四

二

序

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

極疑作騷此書多作
檢或古字通

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也。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垂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心。

萬曆二十四年刊

命字疑衍
冊府每

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
 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
 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猶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
 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
 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嘆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
 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
 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詳疑作詩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群弟
 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

交游門無雜賓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
 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

分平尚書事若後之同平章事矣

態當作慈

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
 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
 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
 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
 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
 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
 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
 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
 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
 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
 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是志四

日

一

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適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

通字從毛
本宗作有

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眾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眾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

李云迂儒論武侯所以有動引聖人之嘲

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飛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三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望得慈項上手執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楊

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遂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

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 江表傳曰策聞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鈞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小字本無請耳字從中本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詐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

遵字從宋本

李云磊落

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

觀租布之語則宗與實同
義每可疑者

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
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
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
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
本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
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
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
能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
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
亦視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
豫章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

乃字及冊
符

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
迹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
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禁慈引弓
射之矢貫手著禁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
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

中戰友
貫樓禁

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
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吳郡太守
太史亨

小字奉事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
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四

良

京師事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勳領九真太守。勳音于。鄱反。見字林。勳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

後宋本

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閱輒翫。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顛。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頭字受字
本指字
北宗字
韻指指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
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璜璽書
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
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璜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
太守如故後璜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
斷絕而璜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
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
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璜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
斬之權加璜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璜遣子厥入質權以爲武
昌太守璜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璜又誘導益州豪姓
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

還從小字本

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璜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
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璆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
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璜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
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趾以南爲交州戴良
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璜爲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
行到合浦而璜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
交趾桓鄰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
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
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
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
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

邪即柳字

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微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請微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微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玉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微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然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萬曆丙申四月二十七日校

夢禎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四

七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表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爲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爲督軍

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
 陵時策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
 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
 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
 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
 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
 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

吳範傳作魏勝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迂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
 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譖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
 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
 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
 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騰却賢作
 小字本謂

七年者因下八年景卒
 官之文而誤 非也權傳
 云七年母吳氏薨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按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
 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
 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

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徐令

斐子承撰後漢書稱斐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斐弟

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
納再婚之女而使娣
嫡下之此權晚季所以
繼嗣不立也

亦可謂有諸况風

漢丹楊郡蕪湖縣
東晉改名于湖于字
疑衍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
下之謝不肯由是矢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
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
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郡太守
謝勗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
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
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
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
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
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渾也

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
克定策表現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楊守
江表傳曰初表術遣從弟胤為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
景還以景前在仕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
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吳
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
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
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
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
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
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
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在字吳字
從宗本

繼室之名於時已諫故
委巷之書君子所慎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

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

因葬焉休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表夫人等甚衆

吳錄曰表夫人者表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

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

明立字蒙被此禍

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追字良字

姪從小字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

廣言

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能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

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

權納姑孫任妻其甥已小字奉以

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

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甲申南渡福邸不君民間亦訛言非朱氏子立者福邸李伴讀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

坐後小字

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

秣陵字植字從宗本

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孫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踈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

現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倉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齋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綬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

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四月初七辰起
閏二卷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饜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

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太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表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表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景瑜皎與謙嵩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緜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虚心緩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為眾所附至

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

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
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
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
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
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
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
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
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
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
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
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
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

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
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
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
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
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
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
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
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
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
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
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

觀字汝宗

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奭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奭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奭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奭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

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鉄鎖者權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爲最得卽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奭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奭後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

亭林云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胤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文州牧吳侯今云黃初三年死誤也世親共三少帝紀甘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黃初三年首尾之誤

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表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

季方云黃初景初之誤亦非

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江表傳曰表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表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

因字從宗本父儒字本作孺

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六 五 張祿

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脩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

九歲年領郡理疑脫十字

音曾孫以下另起

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

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表術時邵為阜陵長亦見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

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南岳逸民可對西蜀學士

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表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

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昉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
司空辟

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
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

鴻所殺鴻亦即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媯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

傳中

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

峻緝股國

孔明為之感涕斯言
信矣惜其已早乃使

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
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
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
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
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
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
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 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

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郎
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

恐孫松自字子喬非
指伯松咨述觀良器
之文自明由亮養子
喬九字上非承祚本
文

年字後宗
本

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

降爲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

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
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
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
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
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
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
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或能譏平皮柄反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
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
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

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
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
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
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
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
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馮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楊皆禮致之覽為
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
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
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
覽員

廣韻注文士傳有馮覽
權令二字疑有訛

吳歷曰：嬖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言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

待起作待

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

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去。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

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卽赴討者。皓數遣詰。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

兜水經注作曼是也

山盈谷相投乃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相斬上壘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相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相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相弟峻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拯字顯世 文士傳曰拯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拯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命宗室拯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拯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拯字叔英書投正

後御覽改正三字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萬曆丙申三月初一日校

夢禎

初七日夜閱終

宗室傳第六

吳書



